



古今經世格要卷之十三

長樂郡

地官部第十貢獻類

貢獻類兗州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文織物歸德府

鹽絺海物惟錯海物非錯岱畎絲枲徐州松怪石為器用之厥

篚檠絲山桑之絲徐州厥貢惟土五色徐州淮夷蠙珠暨魚珠為

此周制夏有是貢意亦為是用也羽畎夏翟色其羽中淮夷蠙珠暨魚珠為

嶧陽孤桐其材中泗濱浮磬石浮生貢中淮夷蠙珠暨魚珠為

魚用厥篚玄纁纁皆縞也揚州厥貢惟金三品金銀銅瑶琨石似

為禮篠簜篠中樂管齒革成車羽毛為旌惟木備棟宇器厥篚織

貝錦名織厥包橘柚錫貢必待錫命而後貢荆州厥貢羽毛齒革

惟金三品木名皆柎柎可為矢包匭菁茅有刺三脊供祭斝中矢丹丹砂惟箇籥名

珠不可為類九江納錫大龜尺有二寸之龜非可豫州厥貢漆枲枲

圓者組類九江納錫大龜尺有二寸之龜非可豫州厥貢漆枲枲

珠不可為類九江納錫大龜尺有二寸之龜非可豫州厥貢漆枲枲

紵厥篚織纊細綿錫貢磬錯

治磬之錯不常亦非常貢

梁州厥貢璆

犀銀鏤剛

砮磬石磬熊羆狐狸織皮

獸皮制之可以為裘其

雍州厥貢惟球琳

琅玕球琳美玉名琅玕石似珠珊瑚屬也右禹貢

其按禹別九州以任土貢於冀州惟曰島夷皮服而已無所謂

貢篚者蓋冀王畿之地天子所自治弁與塲圃園田漆林之類

而征之如周官載師所載賦非盡出于田又安復有貢篚也若

餘八州則在王畿之外故于田賦之下有貢篚之制然不過皆

以供祀嬪嬪註見器幣財貨物色之需且亦任其所有焉耳豈

若后世窮四海之奉以供一人之私也哉

書旅獒門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克商之后西旅獻獒召公以為非所當受作此書以戒武王

周官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

牲茅二曰嬪貢嬪貢婦之屬

物絲象三曰器貢宗廟器一曰錢四曰幣貢皮帛五曰材貢括柝

之屬六曰貨貢金玉龜七曰服貢玄纁織八曰旂貢羽毛可為九曰

物貢所產雜物

其按古者畿內租稅天子食之畿外租稅諸侯食之諸侯食其

國之租稅必以其半若五之一四之一入于天子効其土地之

所有而盡其臣子奉上之心於是乎有九貢之制然太府掌九

貢貨賄之入而曰凡邦國之貢以待吊用內府掌九貢之貨賄

良兵良器而曰以待邦之大用則既非無名之需矣而又職方

氏曰凡邦國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山師川

師以山林川澤之物頒於邦國則曰致其珍異之物懷方氏來

遠方四夷之民則曰致方貢致遠物又無非聽其所自至也蓋人君昭德之致于侯邦則諸侯自奔走入貢之不暇固不必強

之而來矣周之衰此意不存或來求金或來求車則不復有致  
用之意或來歸賙或來求賻則又不復有吊用之常甚至包茅  
不入王祭不供齊人得以奉辭而伐罪男服使從公侯之貴鄭  
人得以籍口而告晉則是貢法至此而不存嗚呼內而侯國賤  
且廢矣外而藩國周制九州之外謂之藩國世一見各以其所寶重為貢况能必其來貢  
如肅慎之矢越裳之雉有以自獻於天子者哉參乘時

漢高帝詔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人口數率人歲  
六十三錢以給費通典

元帝罷齊三服官

其按西漢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緹為首服純素為冬  
服輕綃為夏服元帝既罷其官矣至東漢章帝又詔齊相省水  
綺方空熬吹綸絮者豈初罷其官猶入其獻至章帝始并獻俱

罷耶且所謂三服者又似不同或一物而稱名各異不可知也  
光武建武中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直百金詔  
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和帝詔太官勿受遠國珍羞互見唐制州  
府歲市上所出以為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疋異物滋味  
名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太宗嘗謂朝集使曰  
比聞都督刺史選射聲名厥土所賦或嫌其不善踰境外求極為  
勞擾宜改此弊

其按唐制貢物薄易供加數則以代賦而所以為貢者又不過  
藥用食用而已其戒境外之求尤省勞擾太宗之貽謀誠善矣  
乃後世子孫有如中宗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者獨  
壞不代宗生日貢獻至數千萬加以恩澤者德宗之臣日進月  
肯進蘇進因而得遷官者憲宗密戒有獻毋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者

初錢徽嘗諫嗚呼祖宗制貢廉約而子孫猶繼之以淫侈如此  
罷無名貢獻貽謀者慎之哉

宋祖建隆中詔自今長春節及他慶賞不得輒有貢獻開寶中詔  
罷荆襄貢魚腊 太宗詔罷江南歲貢

仁宗慶曆中朝臣有言諸路轉運司廣要出剝求媚于上小民輸  
賦又令加耗謂之潤官陛下閱其奏目或有橫加收歛名為出剝  
者乞賜貶黜上覽之曰古稱聚斂之臣過於盜賊今如此措斂與  
朕結怨于民亟下詔止絕之

徽宗崇寧中都運發運使首以羨餘進者自梁子美胡師文始政  
和間監司郡守不待詔命首以王物進者自盛章宋始孝宗詔諸  
路或假貢奉為名漁奪民利果實則封閉園林海錯則強奪商賈  
至於禽獸昆蟲珍味之屬則抑配人戶致使所在居民以土產之

物為苦仰州軍條具朝議叅配天地廟陵合用薦獻及德壽宮甘  
旨之奉止許長吏修貢外其餘一切並罷

### 皇朝貢

聖祖立國之初即定諸州所額之額如太常寺之牲幣欽天監之  
曆紙太醫院之藥材光祿寺之厨料寶鈔司之桑穰諸皮角翎鰓  
之屬者為定額俾其歲辨凡皆周官所供祀嬪器幣財貨之需外  
此珍奇玩好及唐宋以來藩方之美餘郡國之進獻佞倖之珍異  
一切咸無有焉其諸番國及四夷土官人等所貢方物禮部奏啓  
進納而主客司則辨其五年三年比年之貢及其貢物貢途貢使  
豐約遙徑多寡之數差其迎送宴勞賞賚廬室幕帳食料之等蓋  
庶幾乎西旅越裳之獻而中國之待夷狄者亦有體與參商義大

### 荒政類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發已藏二曰薄征

之租三曰緩刑迫而犯法四曰弛役民力息五曰舍禁山林川澤

六曰去幾去幾察以七曰青禮禮文皆八曰殺哀雖喪已之節亦

政九曰蕃樂器不作十曰多昏殺禮多昏使男十一曰索鬼神求

祀而十二曰除盜賊故嚴刑以除之遺人掌邦之委積

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門閭之委積在國曰門以

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四方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

縣都之委積以待荒廩人掌九穀之數九穀黍稷稻粱以待國之

匪頒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國用以治年

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總謂一人四鬴六斗四上也人三鬴中

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

丘氏濬曰周禮十二荒政是國家遇凶荒之時救濟之法也遺

人所掌是國家常時收諸委積以待凶荒施惠之法也廩人所

掌是國家每歲計其豐凶以為嗣歲移就之法也此可見先王

之時其未荒也預有以待之將荒也先有以計之既荒也大有

以救之此三代之民所以遇災而無患與

春秋僖公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胡氏安國曰每時而一書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歷

時而總書者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故僖公冬不

雨而書春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於文公自十有二月不雨至

於秋七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而書以著其慢也

襄公二十有四年大饑

胡氏安國曰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乏或移粟

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溢以救餓孳或興作以聚失業

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修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為戒

穀梁赤曰五穀不升成也為大飢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

之飢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虛也五穀不升謂之大

侵傷也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飾也弛侯射廷道不除修也

百官布而不制制鬼神禱而不祀惟祈禱也此大侵之禮也

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

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飢而食菜則色病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王藻年不順成則天子素素報素車食無樂

荀卿曰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窳窳也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

和事業得叙者貨之源也等賦差時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

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

不憂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乏是知國計之極也

魏文侯時李悝設平糶法糶見市糶類

漢文帝時晁錯言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

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

旱而國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

之衆不減湯禹加以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

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及出遊食之民未

盡歸農也

宣帝五鳳中耿壽昌常平倉法見市糶類

隋開皇中長孫平義倉法見下文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

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無差輸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  
名曰義倉

胡氏寅曰賑飢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倉  
於當社飢民之得食也其庶矣乎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  
於州郡一有飢凶無狀有司固不以上間也良有司敢以聞矣  
北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施之文移反復給散艱阻監臨胥吏相  
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自達之人耳居之遠者  
安能扶老携幼數百里以就倉合之廩哉必欲有俗無患當以  
隋氏為法而擇長民之官每各有社行勸農之法補以救荒之  
政本末具舉民之飢也庶有瘳乎

唐太宗貞觀中山東旱遣使賑恤飢民鬻子者出全帛贖還

某按昔人有言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憊善拯災者不使至賑給

况不能活子而至於鬻之則又及也矣故與其贖之於既賣之  
後不若拯之於方災之日而死其不售而死者又多也雖然君  
門萬里一鬻子而贖之亦仁人之心哉

代宗時劉晏掌財賦其理財以養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  
月具州縣豐歉之狀白使司農則貴糴歉則賤糴知院官始見不  
稔之端先申蠲免拯助所須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弊流  
亡餓莩然後賑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息

某按唐書劉晏傳州縣荒歉有端則計官所贏先令曰蠲某物  
貸其戶民未及困而奏報已行矣正此所謂應民之急未嘗失  
時者耶嗟乎備荒若晏者庶幾乎幹萬化盈虛時生民緩急為  
一時之能臣矣乃論者徒以理財之故謂其躬持籌筭直大賈  
事比之於陶朱倚頓之雄不亦過乎

五代周顯德中淮南飢上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上曰  
民猶子也安有子倒懸而不為解者安責其必償也

胡氏寅曰稱貸所以惠民亦以病之惠者紓其目前之急也病  
者責其他日之償也其責償也或嚴其期或徵其耗或取其息  
或予之以米而使之歸錢或貧無可償而督之不置或胥吏詭  
貸而徵諸編民凡此皆民之所甚病也有司以豐取約予為術  
聚歛之臣以頭會箕歛為事大旱而稅不蠲水澇而稅不蠲蝗  
蝻賊而稅不蠲長官督稅不登數則不書課民戶納欠不破  
產則不落籍出於民者尚如此而况貸于公者其責償固不遺  
餘力矣世宗視民猶子匡救其乏而不責其必償仁人之心王  
者之政也

宋志言宋之為治一本於仁厚凡賑貧恤患之意視前代尤為

切至諸州歲歉必發常平惠民諸倉粟或平價以糴或貸以食種  
或直以賑給之無分於主客戶不足則遣使馳傳發省倉或轉運  
粟於他路或募富民出錢粟酬以官爵勸諭官吏許書曆為課又  
不足則出內藏或奉宸庫金白東南則留發運使歲漕米濟之賦  
租之木入入未備者或縱不取賦入之有支移折變者省之選官  
分路巡撫緩囚繫省刑罰飢民或人日給糧可歸者計并給遣歸  
無可歸者或賦以間田或聽隸軍籍或募少壯與修工役老疾幼  
弱不能存者聽官司收養物價翔踊則置場出米裁其價予民蝗  
為害又募民撲捕易以錢米其民間遣內侍存問熙寧中賜判北  
京韓琦詔曰河北歲比不登水溢地震方春東作有可以左右吾  
民宜為朕撫輯而賑全之母使後時以重民困時王安石秉政移  
常平廣惠倉錢斛而為青苗而民遂不聊生又詔賣天下廣惠倉

田自是先朝良法美意所存無幾哲宗雖詔復廣惠倉既而章惇用事又罷之賣其田如熙寧法常平量留錢斛不足以供賑給羨倉不足又令通一路允撥於是紹聖大觀之間直給空名告救補牒賜諸路政日以墮民日以困而宋業遂衰崇寧初蔡京當國置居養院安濟坊給常平米厚至數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頭具飲食給以衲衣絮被州縣奉行過當或具帳惟顧乳母女使靡費無藝不免率歛貧者樂而富者擾矣

慶曆中訖河北京東西大水飢人相食流民入京東者不可勝數富弼知青州勸所部豐熟者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受賞山林河泊之利可資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

死者為大塚葬之祭以文及流民將復業又各以遠近受糧凡活

五十餘萬人

而募為兵者又萬餘人

丘濬氏曰古人言揀荒無善政非謂蓄積之不先具勸借之無其方也蓋以地有遠近數有多寡人有老幼強弱聚為一處則蒸為疾疫散之各所則難為管理不置簿書則無所稽考不依次序則無以備及置之則動經旬月序之則緩不及救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措注一差皆足致弊此所以無善政也富弼以一青州之守非徒活民而又因之得軍由其立法之簡便周盡也其法之最善則散處其人而委之待缺寄居之官吏事故易集愚所謂任其事者不必見任之官散之民者不必在官之屬是已今之揀荒者蓋折衷富弼之法或散粟或給粥一以為式如此庶乎吏胥不乘機而恣其侵剋民得實惠而免於死

亡矣

皇祐間吳中大亂范文正公令浙西縱民稅渡與僚佐日出燕湖上論諸寺以荒歲價廉可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鬲新又新倉廩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游宴興作傷財勞民公乃條奏所以如此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傭力之人皆得仰食于公私不致轉徙填壑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惟杭飢而不害

熙寧中吳越大旱時趙抃以大資政知越州前民之未飢爲書問屬縣菑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于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就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之羨粟書其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

某按魯南豐氏作趙越州揀菑記有云菑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間矣右所紀者皆先事而爲計者也及考其所以經營綏緝先後始終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具備跡其科條較之富鄭公猶有加焉故南豐氏至贊之曰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嗚呼真知言哉 又按言行錄時雨

浙旱蝗米價踴貴餓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禁人增米價公獨榜增價糴之於是諸州米商輻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孝宗乾道中下朱熹社倉法於諸路初建之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飲散小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飢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倉三間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以見儲米三

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一升以是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

其按宋史朱子社倉法嘗請于上以其法行於倉司時陸九淵在敕令局見之嘆曰社倉幾年矣有司不復舉行所以遠方无知者遂編入賑恤嘉定末寧真德秀帥長沙行之凶年飢歲人多賴焉然事久而弊或移用而無可償或拘催無異正賦良法美意胥失矣史所紀者如此亦有不盡處蓋里社不能皆得人如朱子者以主之又不能皆如劉如愚父子者以爲之助昔朱子固自言數年之間左提右挈上說下教爲鄉間立此無穷之計可見其成之也亦不易又言里社不能皆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爲則恐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則鉤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尤甚於官府可見其行之也亦難久然則善揀荒者得

其意而行之斯可矣

內朱子言即社會記

林駟論宋常平羨倉曰常平之法何始乎自李悝已有平糴之法至壽昌始定常平之策此其始也厥後罷於元帝復於顯宗隨罷隨復無有定制至於我朝置場置倉熙寧以來而提舉常平之官始定然常平之始置也出內庫之儲以爲糴本頒三司之錢以濟常平糴戾之時民艱於錢官則增價以入之菜色之日民乏於食官則減價以出之夫何舉糴本而爲青苗之錢鬻廣倉以求二分之息伐桑易楛官帑厚矣如民貧何鬻田輸官公家利矣如私害何此常平揀荒之實政壞矣義倉之法何始乎自隋始置於鄉社至唐改置於州縣此其始矣厥後弛於求微壞於神龍隨罷隨復亦無定制至於我朝罷復不常至於今日而羨倉輸官之法始定然羨倉之由設也自民而出自民而

入豐凶有濟緩急有權名之以義則寓至公之用置之於社則有自便之利夫何社倉轉而縣倉民始不與而為官吏之移用縣倉轉而郡倉民益相遠而為軍國之資官知其歛未知其散民見其入未見其出此義倉之實政廢矣中興以來講明荒政常平羨倉之儲雖有美名本無實惠惟州縣有侵借之患而支撥至有淹延之憂城邑近郊尚可少濟鄉落小民又安能扶持百里取糴於場以活其已餓之孳哉是有之與無其理一也嗚呼孰知有甚者焉常平出於官義倉出於民出於官者官自歛之其弊雖不足以利民亦不至於病民出於民者民實出之官實歛之其弊不但民無給而官且病之文移星火指為常賦雞頭斛面重歛取贏噫可嘆也愚謂民不必甚予特無取之足矣民不必甚利特無害之足矣平時奪其衣食之資一旦徒啖以

瀟沫之利樂歲不為善歲之地凶年始思啼飢之民何益哉寧願為不取蠶絲之尹鐸毋願為矯制擅發之汲黯寧為催科政拙之陽城不願為發粟賑飢之韓韶則裕民實政隱於常平義倉之外昔邵先生有言諸賢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有官守者其勉之

呂東萊論荒政曰大抵荒政統而論之先王有預備之政上也修李惺之政次也蓄積有可均處使之流通移民移粟又次也咸無焉設糜粥最下也

皇朝荒政

楊士奇預備疏曰伏聞堯湯之世不免水旱之患而不聞堯湯之民墜於甚艱乏者蓋預有備也我太祖高皇帝倦於以生民為心務預備皆有定制洪武年間每縣四境設立四倉用官鈔糴

穀儲貯其中又有近倉之處僉點大户防守以備荒年賑貸官藉其難歛散皆有定規又於縣之各鄉相地所宜開濬陂塘及修築濱江近河損壞隄岸以備水旱耕農甚便皆萬世之利自后有司雜務日繁於凡便民之事率無暇及戶部雖有行移亦皆視為文具是以一遇水旱民無所賴官無所措况今南方官倉十處九空甚者穀既全無倉亦不存矣大抵親民之官得人則百廢舉不得其人則百弊興此固守令之責若養民之務風憲之臣皆所當問年來因循亦不之及此事雖若可緩其實關係甚切

何景明與藩司論救荒書頃者 朝廷以淮西告災蠲其常稅命守臣存撫賑貸此主上俯念元元之意惠甚渥也今郊廛鄉鄙之民捐室廬去田畷訣兄弟叛父母而出者聞皆賣其妻子身為奴婢甚者棄尸道路百不存一其未徙者又皆覆釜闔室坐以待斃

有快于速死自經樹枝者夫死者不收而生者未哺此往事已可鑒矣而來世方迫此正執事者所宜控竭知慮紆馭布隆惠以寬民生承 上意之日也然而利害之實不省緩急之端昧序內無存變之卹而外無應務之策甚非所以謹生齒之大命彰 主上之實澤者也竊為民計大率利一而其害有三徵求之擾工役之勤寇盜之憂此為三害而所利於民者獨發倉廩一事耳夫發倉廩本以利民而其弊反甚倉舍一啓豪強駢集里胥鄉老匿貧佑富公家之積秬以飽市井遊食之徒而野處之民曾不得見糠粃富者連車方輿而貧者曾不獲斗升鄉民有入城待給者資糧已盡日貸餅餌自啖而卒不得與此其少得不足償貸反因是苛死耳聞目睹可為痛扼夫欲有所與必先為去其所奪券馴兎者不蓄獵犬植茂樹者不伐斧柯以其近害也故止沸不換其薪徒

酌水漚之沸不見止養人飼其口腹而刳其股肉終不得活今三害未去而欲與一利以救民之凶也何以異此也

王端毅救荒法 王端毅巡撫北江諸郡時淮徐大侵民死者相枕藉公盡所以救荒之術既而山東河南流民猝至公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倉京儲賑之近者人日飼之粥遠者量散以水流徙者給米以為道食被鬻者贖其人以還共用米一百六十萬餘石全活數百萬人擇醫四十人空廩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死者給以棺為叢塚葬之窮盡夜竭精慮事事躬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於至誠人人為尽力或述公行事為救荒錄傳世焉初淮上大飢 帝于樓橋上閱疏驚曰柰何百姓其飢死矣後得公奏輒開倉賑濟大言曰好都御史不然飢死吾百姓矣 席又襄賑饑法

南直隸大饑戶部議發銀賑貸席文襄疏謂江北淮揚廬鳳諸郡災傷為甚蘓松常鎮次之徽寧池太又次之執政始知狀議遣大臣往賑公適上賑粥要議衆喜曰此任當屬此公也時餓孳塞途人至相食盜賊莫可制公被命講求時宜謂給散銀米實滋弊端且飢民命在旦夕若待編審事定將無遺類矣設粥則所賑皆貧民乃令州縣每十里為一局先發見銀市米為粥飢民趨之全活者若于萬衆盜賊漸解廼以奏截運儲及戶部所發銀給粥兩月餓者稍甦始定議銀米間月兼給沾實惠

萬曆荒政策略曰昔人謂揀荒無上策非謂荒不可揀也謂備荒為上揀荒則已後時矣 我朝建制立法具倣周禮天下郡縣咸有預備雖廩人之掌九穀不裕於此矣鄉有四倉雖遺人之掌委積不豐於此矣一聞災傷輒行蠲免雖大司農之聚萬民不勤於

北矣

列聖相承靡不注念至

今上祇德格天歲成蜡通民樂生者蓋數年矣乃頃歲大江以南靈  
雨爲潦湖海漲溢汙田無禾者再先歲虫虫之氓計出無聊至徒  
手相攫有司言狀上論法其無良者而亟惜其困者繼歲復加  
蠲濟鴻恩廣被矣然嘗聞之蘇軾曰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者萬  
世之計也一歲之入終足一歲之出一時之計也量出爲日用之  
不給則取之愈多此不終月之計也計之下者非聖世所宜有  
乃若墾荒僻之田通水泉之利復故額於屯營釐宿蠹於鹽法追  
呼不擾催科以時而去三冗酌三盈則計之上者其可行乎尋四  
倉之制裁斂散之規在社者不得轉而爲縣在縣者不得轉而爲  
郡民見其出亦見其入則計之中者其可行乎雖然此法也用法

非人則亦徒法耳昔人有曰君者父母民者赤子郡縣乳保也是  
故在郡縣必主之以撫摩之心而出周悉之政未荒則以飭倉廩  
以慎出納如劉晏之月察豐歉可也將荒則酌其盈縮悉其貧富  
如趙忭之書問屬邑可也既荒則計口發粟里胥不得售其奸單  
腴不得侵其利如魯鞏所謂艱乏得濟可也斯稱乳保之任乎在  
監司者則巡行郡縣而廉察之計其大不責其細取其實不采其  
華時政未飭者則申令以昭度如李膺刺青州守令畏服可也實  
績已著者則酌賞以昭勸如賈琮刺冀州群吏望風可也事難固  
滯者則毋拘文法許其便宜如汲黯之矯制可也斯稱表率之任  
乎苟非其人則郡縣之倉雖建也而或上下其手或漁獵其利虛  
文簿以罔上者不終無矣量里之穀雖積也而恃入以取盈威嚴  
以重贖開騙局於私囊者不終無也凡此皆憂民之士所以虞後

災而圖永利者也區區抹荒之術又何足講哉

蠲免

漁軾上言

為微積欠而

于哲宗曰二聖嗣位以來恩貸指撝多被有司

巧為艱闕故四方皆有黃紙放白紙收之語况錢物雖多皆是虛數必難催理除是復用小人如吳居厚盧秉之類假以事權濟其威虐則五七年間或能索及三五分若官吏只循常法何緣索得征賦者見此三五五年後人戶竭產伍保散亡勢窮理及不得不放可以自矣當此之時亦不得謂之聖恩矣伏乞留神省覽或執政只作常程文字行下一落胥吏庸人之手則茫然如墮海中民復何望矣說痛復上言曰二聖臨御八年於茲以上聖之資無善人之效臣竊痛之所至訪問耆老有識之士陰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荷寬政無他疾苦但為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疆仆則幸矣何暇

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豪昔人號為無比戶者皆為市易所破十無一二矣其餘自小民以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倚賴亦化為專門主寶矣自祖宗以來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盜而本家及五保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為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為姦吏之所蚕食急之則為盜賊之所馮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脫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為捐虛名而收實利也自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舍已責為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隨事指撝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所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意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監司以催欠為職業守令上為監司之所迫下為胥吏之所使大率縣

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奉欣七然日有所得益一且陰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此極胥徒之情狀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賕誰肯奉丁恩貸而積欠之人皆憐於寒餓何賂之有其間貧困掃地无可蚕食者則縣胥教令通指平人或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無虛日俗謂此等為縣胥食邑戶也臣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灾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讀至此不陸及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既熟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于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率不

止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於民間讀至此

欠徒率者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非吏也

某按三代之時不聞有所謂蠲貸蓋其所謂田賦者往上隨時隨地為之權衡如禹貢兗州之地必十有三載而後可同于他州又有雜出于數寺之間如下上錯下中三錯之類可見未嘗立為定法如後世登于賦額遂升合不可懸欠則自不令其輸納不敷而至於逋懸則亦何有於蠲貸而至於田賦之外又未嘗他取於民雖有補助之制然未如責其償也春秋時始有施舍已責之說家量貸而公量收之說秦漢而下賦稅之額始定而民不敢逋額內之租征歛之名始多而官復有稅外之取則其勢不得不視時之豐歉民之貧富而時有蠲貸之令由唐以來取民之制愈重故蠲代之令愈多或以水旱或以亂離改

易朝代則有所蠲恢拓土字則有所蠲甚至三歲祀帝之赦亦必有所蠲以為常典故如宋真宗遣使四出蠲宿逋凡一千餘萬仁宗改追欠司曰蠲納司意非不厚然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奉行者定定議停閣而州縣又復催理者至如東坡所上則又悉中元祐中之弊嗚呼豈獨為元祐言哉某竊慨今之世正坐此病見東坡說不蒼痛快以為此當與鄭俠流民畜並覘遂彙括錄之加意民牧者閱此可以感竦矣

皇朝蠲免

某按國家經賦之制準諸三代 二祖列聖一德相承皆以愛民植本為先務故每蠲正供以恤民隱有因地方凋敝而免者有因戶口逋逃而免者有因歲時水旱而免者有因多事之後而免者或盡免者或不必盡免者或今年既免而明年復免者

或今年免於甲而明年免於乙者今令甲具在大都在洪水之際者十之六七在累朝者十之二四蓋甫定之民枵然待哺者甚多也非大不得已則不忍必悉取其民故居六七者若以為常也無事之民熙然樂業者甚多也非大不得已則亦不忍不供其上故三四者若以為間一行之者也總之愛養黎元以培植國本而已

今上登極以來日惟兢兢惠民是務頃歲敷飭吏治撫字以安吾民而有司未悉意嚮以追徵靡文為塞責計於是汪穢之澤幾于淤壅乃復詔九年以上悉行蠲免薄海內外罔不歌詠懽呼矣然其間弊孔豈無東坡氏之言於哲宗者乎某嘗閱朱子

所上封事有言祖宗舊法凡州縣催理官物及九分者謂之破分諸司即行住催版曹亦置不問由是州縣得其贏餘以相補

助貧民小欠亦得遷延以待蠲放恩自朝廷惠及閭里此誠不  
刑之令典也 又閱紹熙中臣僚言首議蠲貸意州縣可以均  
受其賜今郡之督責于縣者如故縣之誅求乎民者無所遺也  
乞令諸路監司將知名闕乏縣道諸郡公心共議蠲減無名之  
供而後禁戢不止之取一郡則通一郡之事力而寬融所當減  
之縣監司則通一路之事力而寬融所當減之州期以一季開  
具減放名色錢數聞奏嗟乎此二議者今日之所急也為民父  
母者其究心焉

古今經世格要卷之十三終

古今經世格要卷之十四

春官部第①四一

古吳常熟後學鄒泉子靜甫輯著  
金陵書坊三衢龔邦錄君錫甫梓

象緯格

二元之秘涵於太虛而陰陽以分乾坤以列四時七政隨天而  
運寒暑代謝為歲晝夜旋轉為日虧盈互易為月經緯錯列為  
星辰步筭周審為曆數天子奉順陰陽時以作事事以厚生而  
天下治故洪範曰協用五紀蓋其重也然協用五紀有三道焉  
一曰步驟以授時二曰觀文以察變三曰法序以分職蓋皆所  
以欽崇天道而治人事也故曰聖人作則以天地為本以陰陽  
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此之謂也夫先天而天弗違後  
天而奉天時惟大人能之然則觀象明時其可忽諸次象緯格

象緯總類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觀象於天  
俯察法於地形成于下象見于上故天地設位星辰之象備矣漢書

黃帝創受河圖見日月星辰之象於是始有星官之書命大撓探

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於是始作甲子命容成作蓋天以象周天

之行綜六術以定氣運歲紀甲寅日紀甲子而時節定畧通

高陽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重為勾半水正黎為祝融火正

帝嚳式序三辰考索三辰日月星也一日日月星

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書堯典

丘氏濬曰為治之道在歲周於上而天道以明統正於下而人

紀以立故帝世之命官必先於羲和而羲和之職掌必先於曆

象有曆以紀其數有象以觀其運則日月之運行星辰之坎舍

運於天者有常行驗於人者有常法官政民庸無不循其序而

得其理天下豈有不治者乎

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書舜典

書傳曰在察也美珠謂之璿璣機也以璿飾璣所以象天體之

轉運也衡橫也謂橫蕭也以玉為管橫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

七政之運行猶今之渾天儀也

協用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書傳曰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日行天一周而以分至啓閉定

歲之四時是為一歲之紀月與日一會而以晦朔弦望定月之

大小是為一月之紀日繞地一匝而以晨昏出沒定晝夜長短

是為一日之紀星二十八宿為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為緯辰天

之壤因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為十二次觀象測候以驗天之體是為星辰之紀曆謂日月五緯所歷之度數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七政行度各有盈縮疾徐立數推筭以步天之用是為曆數之紀參朱子吳微訓作

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序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吳氏徵曰歲謂歲星所在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闕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涇灘酉曰作噩戌曰掩茂亥曰大淵獻子曰因敦丑曰赤奮若歲星左行于地凡歷十二舍而為一紀則有十二舍之位月謂斗柄所建每月一辰自正建寅至十二月建丑凡歷十二朔而為一歲則有十二月之

位辰日月所會子曰亥枵亥曰陬訾戌曰降婁酉曰太梁申曰實沈未曰鶉首子曰鶉火巳曰鶉尾辰曰壽星卯曰大火寅曰析木丑曰星紀為十二辰之位自甲乙丙丁戊巳庚辛壬癸為十日之位東方角亢氏房心尾箕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西方奎婁胃昂極畢觜參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為二十八宿之位蓋天象有定位則人事有定序辨其序事而位之者如仲春之月平秩東作厥民析則知月之建卯日月會于降婁而為奎婁之次仲夏之月平秩南訛厥民因則知月之建午日月會于鶉首而為井鬼之次仲秋之月平秩西成厥民夷則知月之建酉日月會于壽星而為角亢之次仲冬之月平在朔易厥民隩則知月之建子日月會于星紀而為斗牛之次以至十有二歲十有二月所會天位皆倣此冬夏致日秋冬致月者蓋冬至夏至

長短之極極則氣至所以致日春分秋分長短之中所以致月  
分至之氣正則四時之序亦正矣以上所以常以步占之法以星為  
主故曰天星十有二辰即二十八次經天左旋緯天右轉而日有  
薄餘不朔望朔望氣單曰旁珥形點之變月有虧盈朏晦而月朏朔  
朔望之變五星有羸早縮出晚縮圍圍角角芒之變故總言日月星辰  
之變動變動即所謂遷也順則為吉逆則為凶以天象言則為  
變動以人事言則為遷二者相參辨之矣以上所以以史託天官  
書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曷嘗不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二  
代正義曰五家黃帝高紹而明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  
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  
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厲  
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

籍機祥不法機祥吉凶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

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夫天運三十歲

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

大數也為國者必貴三五案隱曰三謂三上下各千歲然後天

人之際續備又曰余觀史記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

及逆行及逆行常盛大而變色日月薄蝕行南北有時此其大

度也故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

也為經不移徙大小有差濶狹有常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

天之五佐為緯見伏有時所過行羸縮有度日變脩德月變省

刑星變結和管子曰掌德月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強大有德

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教其次修禳

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常日

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常日

也適日之將食先有黑氣之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  
變又徐廣曰災變咎徵也 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大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為天數  
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

西漢天文志曰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  
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其伏見早晚邪正存亡虛實廣陝及

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厯闕食彗孛飛流日月薄蝕暈適背穴

抱珥虫蜺迅雷風祆怪雲變氣 伏見早晚謂五星也日月五星  
下道為邪有謂列宿不虧亡謂

恒星不見虛實若天牢星實則因多虛則因出之屬廣陝若某  
星相去遠近也同舍曰合變為妖星口散寸以內光芒相及觸

之曰犯居其宿曰守相胃而過曰陵經之曰厯相擊曰闕彗孛  
飛流註見前氣往迫之為薄虧野口食背氣向外也亢作孺氣

刺日為孺也挾傷也抱氣向日也珥氣在旁如  
半環也重或作紅絲鍊謂之紅雄曰珥此皆陰陽之精

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者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是以明君  
觀之而寤飭身正事思其咎謝其過則禍除而福至自然之符

也

晉天文志曰張衡云文曜麗乎天其動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

日者陽精之宗月者陰精之宗五星五行之精衆星布列體生

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

象神其以神差有五列焉是為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比斗

四布於方各七為二十八舍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纏次用

吉禍福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

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命

不然何得總而理諸

永年分類一

六體

言天體者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蓋天之說蔡邕天

文志所謂周髀者是也髀者股也股者表也周人志之故曰周髀  
其言以為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為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遠  
之日近而見之為晝日遠而不見為夜此其概也然觀楊子雲難  
蓋天八事而蔡邕亦言周髀數術具存考驗多失故史官不用焉  
宣夜之說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故曰宣夜其說謂  
天本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蒼蒼然也日月眾星浮生虛空之  
中其行其止遲速任情無所繫着可知然絕無師說然因其說者  
虞喜有安天論虞聳有穹天論姚昕有昕天論晉志以為皆好奇  
徇異之說非極數談天者也惟渾天之說曰天之形狀如鳥卵地  
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其形體渾渾然故曰渾天其術以  
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而南北二極持其兩端天與日月星宿  
斜而迴轉此言天近得其情矣故蔡邕言今史官所用則其法也

立八尺圓體之度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黃道以察發斂日道發南  
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深微妙萬世不易之道也五參蔡邕天

大度 二十八宿之度此因天度分及二十八宿之象另月後

天本無度推曆者無以寓其數因日之行一晝夜所躔潤狹強名

曰度蓋日之行也三百六十五度之外又行四分日之一以一年

而周於天焉以一日所行為一度故分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

之一范蔚宗謂日之所行在天成度在曆成日是也然天體冲漠

度頗難別必有物記之然後可窺而數於是以當度之星記之度

率當度謂正循黃道日之行一晷當者止二十八宿而已今所

謂距度星者是也渾儀奏議亦曰度不可見可見者星也 二十

八宿亦未始有度作曆者隸天之度於二十八宿用以紀日月所

躔而已二十八宿之度濶狹不齊者蓋日之所躔或多或寡適當其星者凡二十八故度之多寡於是生焉如井斗之間非無星也然不與日躔相當故其度不得不濶背鬼之旁非無星也然日躔一二日而其星適與相當故其度不得不狹而其得度濶狹又非舉一宿全體盡占此度也如南斗六星舉全體言合距杓星為度而今曆家距魁第四星為度蓋杓二星不當日之度而魁第四星當日之度也綜之古之造曆者假設是法以步日躔耳

參宋中興天文志王

奕之說及通考沈括筆談渾儀奏議

日月

張衡靈憲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者陽精之宗月者陰精之宗日譬猶火月譬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也日陽精積而成

鳥象鳥而有三距陽之類其數奇月陰精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

其數耦蓋言其象然也後世馮而為九鳥蟾蜍之說則誕矣

參通類聚

日晝夜長短

月虧盈

分至啓閉

晦朔弦望

橫渠信舊說地有四遊升降故謂晝夜有長短皆因地有升降而然然以渾天術觀之天形斜倚半在地上夏至天在地上最高故晝長春秋之正當地之中故晝夜平冬至天在地上最低故晝短非因地之有升降也

性理

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冬乃至焉日道歛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

是齊景正春秋分焉

漢志

月之盈者在于遠日虧者在于近日蓋近日則光側照而遠日則正對也

日臨卯酉謂之分日正子午謂

之至北至以後消其積縮謂之啓南至以後消其積盈謂之閉

日舒月速當其同則月光復蕪謂之合朔以速及舒則月光盡體  
伏謂之晦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如春分日弦東井日在奎  
秋分月弦南斗日在角月  
在則日在後也周天四分上下弦則日月近一分遠三分如日在  
下弦是虧乃一半或在酉之類是也上弦是盈及一半如弓之上弦  
如方之下弦也月行甚速而與日對相與持衡分天之中謂之  
望後漢志

日有中道月有九行 致日致月 赤道黃道

日之所行曰黃道黃色之中也黃道即中道也一曰光道光道北  
至東井南至牽牛東至角西至婁月之九行吳興沈氏云月行黃  
道之南謂之朱道行黃道之北謂之地道行黃道之東謂之清道  
行黃道之西謂之白道黃道內外各四分黃道為九又王奕說月  
行青朱白黑道各兼黃道而言故謂之九道 致日致月者夏至  
日在東井其道欽北近極星則晷短故立八尺之表而景長尺五

寸八分冬至日在牽牛其道發南遠極星則晷長故立八尺之表  
而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去極中而晷  
中故立八天之表而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日去極遠近難知要在  
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  
進而長陽勝故為溫為暑陰用事則日進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  
為涼為寒日失節於南則晷過而長為常寒日失節於北則晷短  
為常燠此四時致日之法也立春春分月東循青道而春分上弦  
在東井圓于角下弦於牽牛立秋秋分月西循白道而秋分上弦  
在牽牛圓于婁下弦于東井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  
赤道古之致月不在立春立秋而常在二分不在二分之望而在  
弦者以月得陰陽之平也然日之與月陰陽尊卑之辨若君臣也  
君居中而佚臣旁行而勞臣近君則威損遠君則勢盛月遠日則

其光盈近日則其光闕未望則出西既望則出東則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之說蓋是謂耳然日有九道并與月同此又鄭康成所用以註月令者也參漢書及沈氏王奕說山堂考索說赤道黃道者占天之法以二十八宿爲網維分列四方南北去壺各九十有一度有奇南低而北昂去地各三十六度一定不易者名之曰赤道以日躔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出入內外極遠者皆二十有四度以其行赤道之中者名之曰黃道凡五緯皆隨日由黃道行惟月之行有九道四時交會歸於黃道而轉變焉中興天文志赤道者天之帶也其勢圜而平當天之中以分列宿之度黃道者日軌也謂日之所行也出入赤道斜運以明日月之行參司天考日月之行有遲有速因其合散分爲數段每段以一色別之故所謂赤道黃道者亦欲以別筭位如陳卓於三家星別其色以識之耳曆家以爲實有赤黃九道謬矣

參通

### 日食月食

朱子曰曆家說天有五道今且將黃赤道說天正如一圓匣赤道是匣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一半在赤道之內一半在赤道之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却是將天橫分爲許多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黃道赤道十字路頭相交處相撞着望時是月與日正相向如一箇在子一箇在午日所以食於朔者月常在下日常在上被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食望時月食謂之闕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闕則望時恰當者其中闕處故月食 吳氏澄曰由北直南而從分之謂之度由東至西而橫截之謂之道二十九日半有奇而與日同度是爲朔十四日九時有奇而與日對度是爲望合朔之時從雖同度橫不同道若橫亦同道則月掩日而日蝕對望

之時從雖對度橫不對道若橫亦對道則日射月而月蝕其蝕之  
分數由同道對道所交之多寡 黃瑞節曰以定法論之一歲兩  
大當兩食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唐二百九十年食  
百餘何也此杜預所謂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也  
日食月食感應修省

禮曰男教不修陽事不得故日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故月食春  
秋魯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食晦日也董仲舒劉向  
以為其後戎執天子之使鄆獲魯隱滅戴衛宋咸殺君左氏劉歆  
以為正月二日燕越之分野也凡日所躔而有變則分野之國失  
政者受之 禮書星傳曰日者德也月者刑也日食修德月食修  
刑災異消矣 魏少帝時曹爽專政丁謚鄧颺等轉改法度會有  
日蝕之變詔群臣問得失將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

公輔政慎於其朋齊侯問 災晏子對以布惠魯君問異臧孫咎以  
緩刑塞變應天乃實人事  
食失紀月食不書

春秋魯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不書朔官失之也蓋  
周衰天子不班朔魯歷不正置閏不得其食月大小不得其度故  
史記日食或言朔而實非朔或不言朔而實朔或脫不書朔與日  
皆官之失也或書日食既一既者盡也董仲舒劉向已為前事已失  
後事將至者又大則既也參穀梁 太史遷曰月食常也日食不滅  
也是以春秋書日食不書月食夫日月象君臣也股肱良惰之分  
關于君德書月食其亦可以戒乎

山變月變 星月相食

五代司天考曰五代亂世曰有冠珥環暈纓紐負抱戴履背氣十

日之中常七八不可勝書而背氣尤多肥上漢成帝建始元年八月戊午晨漏未盡三刻有兩月重見京房易傳曰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言君弱而婦強為陰所乘則月並出也劉歆曰侯王展意顯事臣下促急故月行疾也王侯縮胸不任事臣下弛縱故月行遲也當春秋時侯王率多縮胸不任事故食二日不匿朔而月見東方者十八食晦日朏晦而月見西方者一此其效也肥上孟康曰星入月而星見於月中是為星食月掩星而星滅不見是為月食星已上月星交食

### 五星即五緯

歲星東方木主春仁也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則罰見歲星熒惑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鎮星中央季夏土信也心也仁義禮智以信為主貌言視聽以心為主故四星皆失填為之動太白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

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辰星北方東水智也聽也智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參史記晉志

### 總論七政

古曆五星並順行秦曆始有金火之逆又甘氏並時自有差異漢初測候乃知五星皆有逆行其後相承罕能精察至後魏末清河張子信學藝博通尤精曆數因避葛榮亂隱於海島中積三十許年專以渾儀測候日月五星差變之數以筭步之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遲速五星見伏有感召向背言日行在春分後則遲秋分後則速合朔月在日道裏則日食若在日道外雖交不虧月望直交則虧不問表裏又月行遇木火土金四星向之則速背之則遲五星行四方列宿各有所好惡所居遇其好者則留多行速見早遇其惡者則留少行速見遲與常數並差少者差至五度多者差

至三十許度參通

七政運行遲速

橫渠張子曰七政之性殊者謂月陰精借陽故右行之速日陽精然質本陰故右行之緩金水二星附日而行或一在日先一在日後或俱在日先或俱在日後則以五行之相剋制或太陽君主之不敢前有精深之理焉鎮星土類為五行之根本故行最緩火亦太陽之精陰為之質其氣少微於日故其遲倍日木星木氣所結木必一歲一盛衰故其行亦歲歷一辰有歲之象故謂之歲星朱子曰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比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為退二度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

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得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為退了十三度有奇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為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此是截法故謂之右行取其易見日月之度耳乃云日行遲月行速此錯說也又曰橫渠少遲則反右之說極精如以是右轉了 草廬吳氏論天與七政謂天行最速一日一夜周天一度而有餘土木火日金水月以次而遲今人不曉以為逆天而右行則謂太陰之行最疾而鎮星為最遲矣此與前說不同 三垣 中元紫微宮 上元太極宮 下元天市垣

夾漈鄭氏作通志天文略言漢晉諸志所載諸星名數災祥叢雜難舉惟隋卅元子作部天歌句中有圖言下見象或豐或約

無餘無失故特取其歌至於註釋則參史記通志及宋史所載之說也其易明者無訓歌七字為句

中元北極紫微宮北極五星在其中大帝之坐第一珠第三之宮庶子居第一號曰為太子四為後宮五天樞左右四星是四輔天一大一當門路左樞右樞夾南門兩面營衛一十五上相少尉兩相對少宰上輔次少輔上衛少衛次上丞後門東邊太贊府門西喚作一少丞以次却向門前數陰德門裏兩黃聚尚書以次其位五女史柱史各一戶御女四星五天柱大理兩星陰德邊勾陳尾指北極顛勾陳六星六甲前天皇獨在勾陳裏五星內坐後門是華蓋井杠十六星杠作柄象華蓋形蓋上連連九箇星名曰傳舍如連丁垣外左右各六珠右是內階左天厨階前八星名八穀厨下五箇天棊宿天牀六星左樞在內厨兩星右樞對文昌斗上半

月形依稀分明六箇星文昌之下曰三公太尊只向三公明天半六星太尊邊太陽之守四勢前一箇宰相太陽側更有三公相西邊即是玄戈一星員天理四星斗裏暗輔星近着闔陽淡北斗之

星七宿明第一主帝名樞精第二第三璇璣是第四名權第五衡

闔陽搖光六七名第四星第五星並為後宮抱極樞四星曰四輔

六神知風雨水旱兵飢疾災所生之國也自左樞至少丞共十五星東蕃比西蕃七皆紫微垣大帝坐之國也自左樞至少丞共十五

二星分爲二座曰陰德陽德垣大帝坐之國也自左樞至少丞共十五

納言柱下史主左右紀君之過女史主傳漏二曰主紀宮中之事

御女四星八十一御妻之象天柱五星主傳漏二曰主紀宮中之事

建政教立國法之府也大理二星央獄之官勾陳六星後宮也太

帝之正妃也張衡云大帝所居之宮也亦將軍之象也天皇亦曰

星掌陰陽紀時節五帝內坐五星斧象華蓋七星其杜九星合

入中國客星守之備盜使內階六星天皇之陛也天厨六星天子

百官之厨也八穀主稻黍之類天棊天子先驅所以禦難也一曰

貴相四曰司祿五曰司命六曰司寇三公三星為太尉司司空徒  
之象隋志曰杓南三星及魁第一星皆曰三公太尊一星貴戚也  
巫咸四星聖公之象天牢貴人之牢也太陽守一星大將大臣之象  
也勢四星刑餘人而用事者也相一星隋志曰總領百官佐帝安  
邦集事也玄戈一曰天戈主四夷兵天理亦貴人之牢曰斗為帝車  
輔一星在太微北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史記曰斗為帝車  
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御度皆繫于斗春  
秋運斗極云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闔陽  
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合而為斗史記曰  
杓也衡斗之中央殷中也魁斗第一斗柄携連也第七星龍角東方  
宿也衡斗之中央殷中也魁斗第一斗柄携連也第七星龍角東方  
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隨三時所指有三建也

上元太微宮昭昭列象在蒼窮端門只是門之中左右執法門西  
東門首皂衣一謁者以次即是為三公三黑九卿公背傍五黑諸  
侯卿後行四箇門西主軒屏五帝內坐於中正宰臣太子并從官  
鳥列帝後從東定即將虎賁居左右常陳即位居其後常陳七星  
不相誤即位陳東一十五兩面宮垣七星布左右執法是其數  
外明堂布政宮三箇臺臺候雲雨少微四星西南隅常垣霍霍微

西居北門西外接三台與垣相對無兵災太微垣十星在星野北

十二諸侯府也其外藩九卿也南藩中二星間曰端門東曰左執  
法廷尉之象西曰右執法御史之象左執法之東左掖門也右執  
法之西右掖門也東藩由四星一星主贊賓客謂者東北三星曰次相四曰  
上相皆曰四輔也謂者四星一星主贊賓客謂者東北三星曰次相四曰  
座朝會之所居北三星曰九卿內座主治萬事九卿西五星曰三公內  
五諸侯內侍天子不之國也屏五星所以雍蔽帝庭也四帝星曰  
黃座是為五帝星黃帝座在太微中東方蒼帝南方赤帝西方白  
帝北方黑帝五帝同明而光則天下歸心常陳七星如畢狀象天  
子宿衛之士即位十五星一曰靈臺主觀雲物察災瑞也少微四星列  
政之宮也明堂西三星曰靈臺主觀雲物察災瑞也少微四星列  
士大夫之位長垣四星曰靈臺主觀雲物察災瑞也少微四星列  
昌列昭搖太微一星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天曰三星兩七而居起文  
符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祿主兵所昭德塞遠也又曰三台  
主宗室東二星曰上台為司祿主兵所昭德塞遠也又曰三台  
為天階太乙躡以三台為司祿主兵所昭德塞遠也又曰三台  
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天子下星為女主  
人所親和陰陽而理萬物也宋中興大夫下階上星為天子下星為女主  
而入觀乎紫官故又有內座也宋中興大夫下階上星為天子下星為女主  
白招距叶光紀之分神也亦有天皇矣而又有五帝者五帝常居在太微  
行在地主五獄分方執事以輔天皇者此月令明堂所以分五  
官祀五帝也

下元一垣名天市兩扇垣墻二十二當門六角黑市樓門左兩星是車肆兩箇宗正四宗人宗星一覆亦依次帛度兩星居肆前俟星還在帝座邊帝座一星常光明四箇微茫窄者星以次兩星名列肆斗斛帝前依其次斗是五星斛是四垣北九箇貫索星索口橫者七公成天紀都似七公形數着分明多兩星紀北三星名女床此坐還依織女傍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星東北主權衡主聚衆一曰天旗庭主斬戮之事市樓六星主司園闈車肆二星主車駕宗正二星主大夫也宗人四星主錄親疎享祀宗星二星宗室之象帛度二星主度量屠肆二星主烹宰候一星伺陰陽也帝座一星天庭也帝座有五箇者四星帝傍闈人

也列肆二星主寶王之貨斗五星斛五星主量貫索九星在七公前一曰連索一曰連營一曰天平主法律禁暴強也或云貫索為賦人之率七公七星三公之象一云七公橫列貫索之口主執法列善惡之宮也天紀九卿也為九河主萬事之紀聖寃訟也女牀三星為後宮御女主女事織女三星天女也主果蕊絲帛珍寶

二十八宿 東方蒼龍七宿北方玄武七宿西方白虎七宿南方朱鳥七宿中央黃龍軒轅

元子亦各有歌不及詳

宋甲輿天文志石氏云東宮青帝其精蒼龍為七宿其象有角有元有氏有房有心有尾有箕氏胃房腹箕所糞也司春司木司東嶽司東海司東方司麟蟲三百有六十北方黑帝其精玄武為七宿斗有龜蛇蟠糾之象牛蛇象女龜象虛危室壁亦皆龜蛇蟠糾之象司冬司水司北嶽司北海司北方司介蟲三百有六十西方白帝其精白虎為七宿奎象白虎婁胃昂虎三子也畢象虎觜參象麟觜首參身也司秋司金司西嶽司西海司西方司毛蟲三百有六十白虎爾雅謂之虺蓋駒虞之異名與麟鳳龜俱為王者之瑞故配列焉南方赤帝其精朱鳥為七宿井首鬼目柳啄星頸張喙翼翻軫尾司夏司火司南嶽司南海司南方司羽蟲三百有六十朱鳥即鶉也故有鶉首鶉火謂之鶉菲鱗蟲之長故四方七宿取象焉中央黃龍軒轅軒轅本謂之鶉菲鱗蟲之長故四方七宿取象焉

天市垣之星而在張宿之分野則南方朱鳥七宿之所司也三垣

中外宮諸星雖所掌有大小其位有尊卑而末有不隸於二十八宿者蓋二十八宿分布周天之纏度分野不可外也宋中興天文志據石氏星書以黃龍軒轅配四方二十八宿所謂青龍朱雀玄武白虎者分而為五而以為土德寄王鶉火蓋五行不可缺土固然矣遂以為燿樽河瀆諸星皆屬之蓋欲尊軒轅也豈知諸星俱寄纏於二十八宿而軒轅亦不能外二十八宿自為纏度分野以處諸星乎參通

### 總論三垣七曜二十八宿

吾學編曰三垣者曰天市明堂位也曰太微朝廷位也曰紫微宮寢位也明堂位者天子巡狩之居也朝廷位者聽政之居也宮寢位者燕息之居也天市歲臨之太微日臨之紫微朝夕在焉七曜必遵黃道歷天街歲一受事太微而出猶大臣受天子之命於朝以行其職也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野率諸經星以共紫微之帝猶郡國百司各治其職安其民人以承天子也

馬氏端臨曰史志言三家甘石所考三垣大角之列衛二十八

舍内外官之分隸不無異同今按歷代天文志惟宋兩朝及中興志與隋丹元子步天歌能言諸星之分隸然大角一星兩朝志以為屬亢中興志以為屬角庫樓十星丹元子以為屬角而兩朝志以為屬軫其為異同大槩如此蓋自唐開元中一行所造渾儀其所測宿度已與舊經異而太平興國中渾儀所測又與唐異蓋以管窺天豈能無誤然常在卑鄰之次舍則亦不過三五度間耳天道幽遠術家各持一說固未有以訂其是非也

緯星

即五

經星

即三垣二十八宿所管轄之星

四宮星

即東蒼龍南朱雀西白虎北玄武之屬已上見前

極星

中星

四餘星

瑞星

流星

飛星

妖星

客星

星雜變

按極星北極者北辰也天如水車北辰乃軸處水車動而軸未嘗動北辰間有五星北辰則專指五星中之一星邊天壞而言緣人要取此爲極不可無記認故就辰傍一小星爲辰謂之極星即第三星所謂太乙也北極則兼連五星而言南極與北極高下隱見不同北極高於地者三十六度南極下於地者三十六度故北極之下三十六度常見不沒南極之上三十六度常沒不見天之運有常度而無停機南北極則其所管轄處如輪藏之心藏在外面動而心則不動也參朱子及通考中星日月一歲十二會爲四時時有孟仲季仲爲分至星度不能以朝夕察候故舉四時之中以驗之日中春分日未夏至宵中秋分日短冬至蓋其候也鄭康成曰凡記昏明中星者視時候以授民事也故歷代聖王尚之夏有少正周

有時訓秦漢唐宋皆有月令所以順天時而督民務也詩曰定方中作於楚宮又有三星在天在隅在戶之候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又曰土功水昏正而栽又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此皆視列宿而行國政也然堯典之中星與月令之中星不同月令之中星與歷之中星又不同如書於春舉星鳥而月令於仲春則曰昏弧中蓋月令舉其初朔而尚書總舉其月之中也月令於孟春昏參中而三統曆於立春則曰昏畢十度中蓋月令舉其大略所以昏明之星不正依曆法也參考索四餘星日之行道周天如循環月亦然兩環兩交一謂之天首一謂之天尾天尾爲計天首爲羅月行遲速有常度最遲之處即孛也故謂之月孛孛六十二年而七周天烝生於閏二十八年十閏而烝行一周天烝孛皆有度數無光象故於羅計同謂之四餘并七政爲十一也編吾孛瑞

星一曰景星亦名德星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二曰周伯黃色煌煌所見之國大昌三曰含譽光耀似彗喜則含譽射四曰格澤色黃白起地而上見則不種而獲有土功有大客中興天文志瑞星十二晉志瑞星止四而周伯又於客星見之隋志則因晉志而又無格澤大抵不同 流星飛星中興天文志流星自天使而下有八飛星自天刑而下有五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飛流星有祥有妖飛星惟天刑為祥餘星皆妖 妖星中興天文志云凡妖星五行之乖戾氣也河圖云歲星之精流為天棊而下七星熒惑散為昭旦蚩尤之旗而下五星填星散為五殘而下十星太白散為天杵而下九星辰星散為枉矢而下八星 彗孛長三星皆妖星相似而實不同五緯之散各有彗彗各一色彗光芒長如帚除舊布新之象孛光芒四出而短蓬蓬孛孛然非常惡氣之所生也

長星與彗孛其形少異光芒一直或竟天或十丈或三十丈申頌公羊杜預郭璞俱以彗孛為一星晏子董仲舒以為二星蓋孛甚於彗也 客星中興天文志客星有三一曰老子二曰國皇三曰溫星錯出於五緯之間其見無期其行無度各在其所臨之邦所守之宿以占吉凶老子一星休咎半之國星溫星皆為咎徵晉志隋志所紀之數與有無妖祥不同星雜變一曰星晝見二曰恒星不見三曰星鬪四曰星搖五曰星隕說家所占不同 某觀天官書及漢晉隋志所載紛雜象位色占或相抵迕蓋祥妖之所繫知者不傳傳者不真其說既多重複不可考而其分隸亦往往傳會難信云

### 十二次度數

王奕云星本無次古昔黃帝因日月所會而為之名耳帝王世紀

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分為十二次，一次三十度，三十分度之十四周，天積一百七萬九千一百一十三里，經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一里，三統曆詳矣。然帝王世紀費直、周易蔡邕、月令又與三統略殊，蓋日月所會之次分度亦異。此言十二次者，所以不同也。今姑從通考所紀，并以

皇朝所統天下之地析配焉。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為壽星於辰

在辰鄭之分野屬兗州。今河南開封汝寧之地是也。自氐五度至尾九度為大

火於辰在卯宋之分野屬豫州。今南直隸豐沛之地是也。自尾十度至南斗十

一度為析木於辰在寅燕之分野屬幽州。今京師北直隸河間保定宋平隆慶宣府保安

遼東之地是也。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於辰在丑吳越之分

野屬楊州。今南京鳳陽等十四府浙江杭州等十二府江西西南自昌等十三府廣東廣州等十府廣西梧州之地是也。自

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為玄枵於辰在子齊之分野屬青州。今山東

州萊州濟南東昌青州之地是也。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為娵訾於辰在亥衛之分

野屬并州。今北直隸大名河南彰德懷安蔚輝之地是也。自奎五度至胃六度為降婁於

辰在戌魯之分野屬徐州。今山東兗州之地是也。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為

大梁於辰在酉趙之分野屬冀州。今北直隸真定順德廣平之地是也。自畢十二度

至東井十五度為實沉於辰在申魏之分野屬益州。一曰梁州。今

西太原大同平陽澤潞四川順慶松藩疊溪雲南十五府貴州銅仁八府之地是也。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

度為鶉首于辰在未秦之分野屬雍州。今河南洛陽陝西都司西平鞏昌延綏寧夏雲南鶴

慶等軍民府之地是也。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為鶉火於辰在千周之分野

屬三河。一日營州。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為鶉尾於辰在巳楚之分野屬荊州。今

南南陽陝西漢中湖廣武昌等十府均州四川夔州半入廣西桂柳潯寧之地是也。

星野

星野

周禮保章氏曰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各有分星以觀妖祥蓋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城王侯之所國因其星可以辨其州之地因其分可以觀其國之妖祥其為說如是而已至於所應之次所辨之星則未嘗明言是星土分星不可以中國定名亦明矣而後世之說紛紛靡定或以十二州配或以列郡配或以山河兩戒配或以七星主九州或以七星主七國或繫之二十八宿或繫之五星而學者多疑之則始於鄭賈二氏之釋周禮也鄭氏謂十二邦繫十二次據春秋時十夫九州上應星土則三百餘度皆有其驗豈特十二次而已乎賈氏謂歲星所在其國屬焉夫封域皆有分星則千八百國皆有所屬豈特十二國而已乎說者亦不必牽合後世郡國之名以配之也蓋嘗考之主分野之是者則曰武王克商歲在鶡火伶州鳩曰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

分野是周屬鶡火也晉文即位歲在實沉董固曰實沉之次晉人

是居是晉屬實沈也歲淫於元枵而裨竈知楚子之將死且曰歲

而振于明等之次以是楚屬鶡尾也星見大辰而梓慎知宋之將火

是宋屬大火也即是推之則星紀之屬吳越玄枵之屬齊姬訾之

屬衛降婁之屬魯大梁之屬趙鶡首之屬秦壽星之屬鄭析木之

屬燕可知此分野之說似有可信矣然辨分野之非者則曰吳越

南而星紀北齊東而玄枵北衛東而姬訾北魯東而降婁西周宅

中土而柳星乃位於南以柳星為周可乎秦在西北而井鬼乃在

乎西南以井鬼為秦可乎此則分野之說為可疑者要之三代秦

漢以來州國廢置不同土宇廣狹亦異而或者猶據漢書地里志

推之是守甘石遺術而不知變通之數也故說者謂唐僧一行認

山河脈絡於兩戒此戒自三危積石負地絡之陽至于朝鮮是為

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峨山嶓冢負地絡

之陰至于閩中是為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故星傳謂北戎為胡門南戎為越門河源自北紀之首北與地絡相會分而東流與涇渭相會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為表裏謂之南紀與地絡識雲漢升沉於四維如五月一陰生而雲漢潛萌於天稷之下進及井鉞間得坤氣通十一月一陽生雲漢漸降退及良維始交于列宿而七緯之下接于地至斗建間始復與列舍氣相通參以古漢郡國首為秦蜀墟得山河其區處分野之所在為最善大都謂懸象在天其本在地星之與土以精氣相屬而不繫於方隅其占測以山河為限而不王於州國蓋獨異於諸家也故曰觀兩河之象與雲漢之所始終而分野可知矣參周礼山堂考索禮經會元吾學編程策

星野符驗傳會

四星聚牛女而晉元王吳四星聚觜參而齊祖王魏彗星帚東井而符墜亡秦景星見箕尾而慕容德復燕此分野之符驗也然無水之災何關於元枵星紀而梓慎以為宋鄭之飢襄二十八年日食之

變何與於豕鬻降婁而士元伯以為魯衛之惡昭七年星紀果為吳分

則吳亦得歲士墨何以謂之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昭二年

參墟果為晉分則實沈為星子產何以謂之高辛之子而能為晉

侯之崇昭元年此左氏之說亦未免為傳會也昔孔子作春秋日食

星隕之變無所不記不必皆周魯之分而後書歐陽志唐天文凡

日食星孛之變一一記之而不著其事應亦豈拘拘於分野之說

先正曰有分星而無分野占國者不可盡泥其有見也哉

星紀斗牛之分此為高皇肇基故特申紀之

吾學編曰古之言天者由斗牛以記星故曰星紀則星紀為十二

次之首而斗牛又二十八宿之首也我

高皇應運肇基欽天監十二分野分配州郡與唐天文志稍異而南

畿實星紀斗牛之分且與天地人三統之正相協自周以來數千

年帝王之運適符於今豈偶然哉

天漢起沒

天漢一曰天河一曰漢津起東方徑箕尾之間乃分為南北二道至天津下而合西南行又分而為東南行經南河等七星南畔而沒參隋志天漢自坤西抵艮東為地紀唐志析木謂之津箕斗之間津也爾雅石氏云天漢蓋天一所生凝毓而成者天所以為東南西北襟帶之限也天下河漢之源蓋出於此故河漢者亦地所以為東南西北之限也

十輝 五雲 十二風

十輝輝者日之光氣也周禮眡稷掌十輝之法以觀妖氣辨吉凶一曰侵陰邪侵也二曰象陰氣附日而凝結成象如鳥也三曰鑿陰氣刺日如佩鑿也四曰暗陰氣抱日如冠也五曰闇陰氣閉日方也六曰瞽陰氣蒙蔽日也七曰矇陰氣蔽日也八曰敎山在日上也九曰隳于日旁也十曰想無氣也

形似可以洪範五行推之陽者君子陰者小人陽者中國陰者夷狄妖祥禍福可以類求 五雲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稜象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左氏所謂凡分至

啓閉必書雲物占法青為蟲赤為兵白為喪黃為風黑為水降叙之意也

上參周禮通考十二風之生於十二辰者也考之傳曰陽生於五極於

九五九四十五則變矣八風各四十五日艮為條風震為明庶風巽為清明風離為景風坤為涼風兌為閭闔風乾為不周風坎為廣莫風八卦所紀八風而已而言十二風者乾之風漸九月坤之

風漸六月艮之風漸十二月巽之風漸三月而四維之風皆主兩月艮為條風而立春亦曰條風巽為清明風而立夏亦曰清明風坤為涼風而立秋亦曰涼風乾為不周風而立冬亦曰不周風所

以為十二風也周禮保章氏以十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  
祥乖異也鄭氏曰十二辰皆有風吹律以知和否楚師伐鄭因曠  
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是時楚師  
多水則其命在也參考

古今經世格要卷之十五

春官部第二

古吳常熟後學鄒臬子靜甫輯著  
金陵書坊三衢龔邦錄君錫甫梓

占候

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於今者蓋畧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  
之間日蝕三十六彗星三見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微諸侯力  
政五伯迭興更為主命自是之後眾暴寡大并小秦晉胡越夷狄  
也為強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並為戰國爭于攻于兵革更起地  
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襍祥候星氣尤急  
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衡者繼踵而臯陶甘石因時務論  
其書傳故其占驗凌雜米鹽米鹽細碎也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  
之所從來久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吳楚之疆候在熒

惑占於鳥衡星燕齊之彊候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彊候在歲

星占於房心晉之彊亦候在辰星占於參罰諸侯更彊時蓄異記

無可錄者秦始皇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

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張楚並

起三十年之間兵相駘藉駘音臺登躡也不可勝數自蚩尤以來未嘗若

斯也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其秦人誅屠咸

陽漢之興五星聚於東井平城之違月暈參畢七重應園七乃解諸呂

作亂日蝕晝晦吳楚七國叛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

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後京師師四

出太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其越之亾熒惑守斗朝鮮之敗星

弗于河戒弗音佩也兵在大宛星弗招搖斗柄此其犖犖大者若

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由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

出史記五星見伏留行逆順遲速應曆度者為得其行違曆錯度

而失路盈縮者為亂行蓋兆于此感于彼非邈無與於人也是故

精祲之交明君謹之然有不盡如所占者何也蓋日月五行俱行

黃道不能無侵犯也漢志曰近者殃大遠者殃無傷後之星火不

此之察猥見其差遂壽張以為變此所以繁蕪不驗云參諸志

星官書

星官之書自黃帝始降及唐虞則羲和繼軌夏則昆吾紹德年代

綿邈文藉靡傳至于商之巫咸周之史佚格言遺記于今不朽其

諸侯之史則魯有梓慎晉有卜偃鄭有裨竈宋有子韋齊有甘德

楚有唐昧趙有尹臯魏有石申皆掌著天文各謹圖驗其巫咸甘

石之書為後代所宗漢司馬談父子繼為史官著天官書以明天

人之道劉向廣洪範災異作皇極論以參五行之事及班固叙漢

史司馬續述天文而蔡邕譙周各有撰錄司馬彪采之以繼前志其傳天數者則有唐都李尋之倫光武以來則有蘇伯况郎雅光並參伍天文後張衡為太史令鑄渾天儀總叙星經謂之靈憲三國時吳陳卓始列甘石巫咸三家著于圖錄並著占贊劉宋元嘉中錢樂之鑄渾天銅儀以朱墨白色用殊三家而合陳卓之數唐興太史李淳風有法象志浮圖一行有覆矩圖尤稱精密故唐史采其要說而以為天文志五代王朴通于曆數嘗以步日步月步星步法斂四篇合為曆經故史臣載其遺說而為司天考宋自建隆迄治平凡五正曆象作為銅儀經法具于所司又有天文書十卷姓名不傳蓋太史局施行之書供報占驗大抵出此然星事凶與凶悍非湛音沉密者弗能由也觀景以譴形非明王亦不能服反同聽也夫上古太史之官察機祥記政令慎擇一人任之欽崇寅奉

罔有愆違乃後占候紀載析而為二春秋日食不書而史氏以為

一隨廢離隔不相為謀練素委明古樂府新人工織素昏明莫辨故

太史公曰臯唐甘石因時務論書傳陵雜米鹽而他可知已要之

演籌占候代有其人即今郭守敬之遺亦稱照合學士大夫苟能

博通三五終始古今明時貞度斯謂經替之績而于古者修德禳

救之道亦昭融符契矣參漢志考索

### 渾天儀

宋渾儀法象略曰自伏羲之渾儀則北極高下量日景長短定南

北東西觀星間廣狹則渾儀伏羲時已有之而唐羲和之舊器虞

時之璣衡亦即此也古法相傳遭秦而滅至漢武帝時洛下閎始

經營之鮮于安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始鑄銅而為之象宋劉錢

樂文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寸圓周二丈五

尺疆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歷代以來其法漸密至宋  
朝因之為儀三重其在外曰六合儀以考上下四方次其內曰三  
辰儀以考日月星辰其最在內曰四遊儀以徧東西南北俱詳蓋  
即李淳風之遺法而益精詳之靖康之亂儀象之器盡歸于金元  
人蓋襲金舊而規環不協難復施用于是郭守敬乃創為簡儀仰  
儀及諸儀表其說謂昔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大半未的乃用二  
線推測于餘分纖微皆有可考其儀表至今遵用之參考索書  
漢張衡唐李淳風僧一行宋張思訓渾儀

衡之儀以八尺圓體而其天地之象有內規外規有南極北極有  
黃道赤道以至於二十四氣二十八宿中外星官與夫日月五星  
之屬轉之以漏水告之于靈臺渾儀之轉在密室而而星中出沒  
與天相符節又為闕戾轉瑞輪冀莖于堦下隨月盈虛依曆開落

淳風銅儀其外四規不動號曰六合儀上刻十二辰八千四隅以  
準地而背刻去極赤道度數以為天經天緯上下四方于是可考  
其內雙規徑八尺轉于六合之內號曰三辰儀亦刻去極度數外  
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日月星辰于是可考最內玄樞為軸  
傍轉于內貫玉衡在玄樞之間而南北遊號曰四遊儀亦如三辰  
之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其推驗之法則本于黃道 一行儀立  
二木人于平地上前置鐘鼓以候辰刻每一辰則自然撞鐘每一  
刻則自然擊鼓皆于櫃中閉鎖相持 張思訓渾儀乃宋太宗朝  
大平興國中所創太率依倣一行之法激水以運加以樓數層高  
丈餘以葺闕柱冬月用水銀代木以防凝澁撞鐘擊鼓之外復有  
搖鈴執牌之報自有渾儀以未作者不干數十家制各

渾天總論

顏達龍曰渾天顓帝之始造者也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為渾天之名上以璣運下以衡窺為渾天之儀日月更迭星宿蟠羅為渾天之象究其名驗其儀考其象定三元之出入逆陰陽之升降推歲序之往來有不必造緹室之律以候氣正陽城之土圭以測景矣是故梁置于重雲殿隋置于觀象殿唐太宗置于凝暉閣皆所以寓崇重之意也魏永興有銘唐元宗有銘崔子玉亦有銘皆所以示不朽之傳也虞帝用璣張衡用銅梁令替用木魏永興用鐵皆所以為造器之驗也平子轉之以水葛衡動之以機張思訓代之以水銀皆所以成轉運之法也有六合儀有三辰儀又有四游儀李淳風所造也有雙環規有單橫規又有卑規梁人所置也有陽經環有陰經環又有璇極環僧一行所製也渾天造化精深微妙又豈容以淺識肆其喙哉彼梁武帝立新意以排渾天王仲壬以

璣衡

掘地有水駁渾天是皆未知渾天之妙者也  
丘氏濬曰璣衡之象或謂起于宓戲或謂作于帝髻或者又云乃羲和舊器非舜創為也馬融謂上天之體不可測知天之事者惟有璣衡一事璣衡即今之渾天儀也王蕃之論亦謂渾儀之制置天梁地平以定天體為四游以綴赤道者此謂璣也望筭橫簫于儀中以窺七曜之行而知其纏離之次者此謂衡也若六合儀三辰儀四游儀並列為三重者李淳風所作而黃道儀者一行所增也始張衡祖落下闳耿壽昌之法別為渾象冥輪密室以漏水轉之以合璇璣所加星度則渾象本別為一器唐李淳風梁令瓚祖之始與渾儀並用宋沈括所上渾天之儀載在宋史者其為論精密有志于復古儀者可考也

刻漏

歲太率三百有六旬而日之長短參差不齊于是先生刻箭沃漏以揆之古昔黃帝創規漏水制器取則以分晝夜其後世因以命官周禮挈壺氏則其職也隋志曰其總以百刻分晝夜凡有四十  
八箭取信乎二十四氣也晝有朝有禺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昏旦有星中每箭各有其數所以分時代守也挈壺之法為箭四十八以候廿四氣大率七日大半而易其一箭孔穎達謂浮箭壺內以出刻為準賈公彥謂漏水壺內以沒箭為度蓋各述其聞而已雖浮沒不同大槩一也正義曰置箭壺內刻以為節而浮之水上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叙分至之差詳而不密漢以百二十刻為一晝夜梁以百八十刻為一晝夜漏刻之難定如此要之日有百刻分之以十二時則一時有八刻其餘四刻又均于九

十六刻之內則晝夜長短可以推測矣參考

土圭土圭者用以土其地也

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以正日景以求地中圖云天地

相距八萬里先生立八尺之表以度日景天地之升降不過三萬里之中自地至日不過二萬五千里以尺有五寸土圭測之王昭

禹曰工圭橫植于地于圭之端立表以表端之日景與土圭相齊

無過不及然後見地之中疏曰度景之法必于夏至晝半為之取

日正午乃得其端直參周禮圖疏日景于表移一寸則于地差千里故

古人置五土圭而皆以千里為證先儒之說亦莫不然惟宋何承

天云六百里而差一寸後魏信都芳云千里而差四尺則二百五

十里而差一寸也參陳禮書考索曰土圭所以求土地之中而稽日景

之末短也是故掌以司徒崇地官也縣以陽城辨中域也周公度

五土圭于  
立表于夏至之日示相等也置圭于晝漏之半取中正  
也然則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不以  
土圭驗之其可哉 丘氏濬曰唐一行嘗駁議八尺之表表庫景  
促元郭敬守所為表五倍其舊懸施橫梁每至日中以符窺交測  
橫梁之景折取中數又隨所至之處考北極出地高下夏至晷景  
長短晝夜刻數多寡然後用之以推驗其法可謂精密矣

候氣

後漢志曰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故天子常以冬至夏至  
御前殿合八能之士候鍾律權土灰于陰陽冬至陽氣應則樂均  
清景長極黃鍾通土灰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  
繼賓通土灰重而衡低

皇朝象緯紀畧

洪武元年改院為司天監又置回回司天監 二年定為欽天監  
十七年七月製觀星盤十月清類天文分野書成凡二十四卷詔  
賜秦晉 成祖周楚齊六府十八年冬築觀星臺二十九年鑄渾  
天儀成三十一年革回回監 高皇后在兵間熟知乾象故二統  
相持則徵諸七政三曆相讐必協于五紀敬天勤民益孜孜焉而  
災稔一譴側身修省符瑞屢臻虛心式教尤自古帝王所罕有者  
若乃訓諭諸王飭戒群將吉凶先見動中玄機以故 成祖 仁  
宗皆知天象凡遣將行師諸王出塞遇有授祥手敕緘諭 英宗  
正統四年造渾天璿璣玉衡簡儀十一年令簡儀九道圭表虜漏  
並准南京作是景堂 孝宗弘治十一年訪世業疇人并諸能通  
象遁甲卜筮者

曆法

西漢志曰黃帝迎日推策乃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史區占星氣  
 冷倫造律呂大撓作甲子隸首作筭數容成綜斯六術考定氣象  
 建五行察發歛起消息正閏餘述而著焉謂之調曆 少昊以鳥  
 名官而鳳鳥氏實為歷正 顓帝則南征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建  
 孟春以為元是為曆宗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而閏餘垂次孟  
 陬殄滅攝提失方正月為孟陬閏餘垂錯不與正月相值為殄  
 復重黎之後使纂其業志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日月星辰敬授  
 人時注見前期三百有六旬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舜在璿璣  
 以齊七政已上俱書經注見前史記曰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  
 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  
 道則正朔不行 于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紀時  
 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家業相傳為壽機袞廢而不統機袞也周襄

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  
 於中歸邪音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于中民則不惑歸邪  
 于終事則不悖周書說至此史記引左傳其後戰國並爭在于疆國禽獸救急  
 解紛而已豈遑念斯哉秦滅六國兵伐極煩又升至尊之曰泯未  
 暇遑也而亦頗推五勝五行相勝周而自以為水德之端正以十  
 月色尚黑漢興方綱紀大基故襲秦正朔服色時以張蒼言至今  
 上即位謂武帝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閔運筭轉曆與  
平所更以七年為太初元年史記漢曆凡五變惟太初曆本于律  
 數其衍起于黃鍾初九而乘之得其數八十一以為日法復自前  
 曆上元歲月日時甲子朔旦冬至為曆元故晦朔弦望皆不失其  
 序日月如合璧五星如珠連故淳于陵渠覆驗以太初為最密詔  
 用之罷廢尤疏遠者十七家注見後已上唐曆凡八變惟開元大

衍曆為善蓋僧一行用易大衍著策之數其法本于天地之二中

始于冬至之中氣以合朔正日月之會以日度正周天之數以卦

氣定七十二候以中星正二十四氣合二始以位剛柔天數始于一地數始

于合二終以紀閏餘地數終于十合二中以通曆律天數中于五地數中于六

而章部紀元皆與易合故史臣謂其數法無以易而二十六家之

曆註見悉不顯矣已土參宋室方二百六十餘年自應天曆至統

天曆已十四改然觀伊川云康節麻某不會差而朱子亦云蔡季通

算得康節曆十萬九千六百分大故密今曆家所用只是萬分曆

萬分曆已自是多了他如何肯用十二萬分夫康節非曆家也而

程朱所舉者乃在焉則宋曆大抵不能無差也惟勝國元之授時

曆出于許衡郭守敬所定廣景測以稽運行取中數以為曆本積

日積年之算悉屏不用以之考古則增歲餘而損歲差以之推來

則增歲差而損歲餘當時稱其法者謂能發順天求合之徵證前

人附會之天自古及今未有能逮者也

### 章部紀元

後漢志曰日周于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收攝提遷次青

龍移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為之章同在日首

謂之部部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以實之月以

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部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

之然後變化萬殊羸胸無方莫不結系于此而稟正焉

### 曆元

丘氏濬曰自古造曆者必先立元自黃帝調曆起辛卯顓頊用乙

邠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秦用乙邠

漢太初用丁丑三統用庚戌四分用庚辰史謂四分曆元上得庚

申有近于緯同于緯則或不得于天曆之廢興以疎密課固不主于元也夫曆不本于元何所造端乎是以黃帝以來立元雖若不同而皆準度于甲子也先儒有言曆元止據目前考驗無證其術失之淺上推開闢冥測鴻蒙其術近乎迂必用太史公三紀大備之法范史紀元之目推上元甲子四千五百餘年則其時不遠不近矣

### 閏餘

歸奇于劫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劫而後掛奇者四標之書元典曰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傳曰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日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

故一歲閏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故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于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于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之久至于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矢閏子皆入丑歲全不成矣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月于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也周春官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國朔于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周禮孟云閏非四時之正而時不得則不正太史必于閏月詔王居門蓋歲月日時固有常矣而置閏則無常無常者變也有常者待是而後成故法于四時春則青陽夏則明堂秋則總章冬則玄堂而閏月居門凡以明此而已 左傳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非禮也閏以

正時時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不告之閏朔是棄時政也何以為民胡傳曰猶朝于廟者幸其不已之詞 襄公二十年書無水杜預註曰前年知其再失于是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此年知其建子得以無水為災 哀公十年各十二月蝨季孫問仲尼仲尼曰晉之火伏而後蟄者畢火猶西流司曆過也 杜預曰火心星也火伏在辰今十二月猶西流言未盡沒說者謂失閏也

歲差

四朝志曰天地之幾其妙而不可測者常在眇忽毫厘之間而其象與氣推移贏縮亦有時而不齊故雖聖智不能盡窮積以歲月則曆之不能差無理固然也聖人不能使曆之無差常因其差而正之而曆家者流往往各持其說以相矛盾至其議者又從而以私意輕重之漢唐以來曆之所以數變而無一定之說亦有由矣

歐楊氏曰曆起于數數者自然之用其用無窮而無所不通以之

于律于易皆可合也 太初以曆起數數然其要在于候天地之氣以太衍以易起數

知四時寒暑而仰察天日月星之行運以相參合而已然四時寒

暑無形而運于下天日月星有形而見于上 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氣為時四時為歲

此無形之運于下而成歲者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此有形之運于上而成歲者也二者常動而不息

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疾不相為謀其久而不能無差者勢

也故為曆其始未嘗不精密其後多踈而不合不合則屢變其法

以求之自堯舜三代以來曆未嘗同也 革之象曰澤中有火革

君子以治曆明時天下之事可革者多矣而聖人必以曆言者蓋

事之在天下最易差者莫如曆而不可不修者亦莫如曆程氏有

言曆象之法大抵主于日日一事正則其他可推落下閏之作曆

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差後亦不



守敬

# 皇朝大統曆

初劉基為太史院使率其屬高翼等上戊申大統曆大統曆采授時之舊而授時曆以至元辛巳為曆元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為曆元儀式精詳推步縝密用之至今畫一靡爽矣然觀洪武初元統言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相合修改正嘉間日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時與推驗不協夫統上言時歲在甲子而已漸差矧今又歷幾甲子其所差當益甚矣日食大事也而已弗合則他所占測其弗合者益多矣

今上萬曆七年星官失職訛舛易常又有大駭觀聽者夫獨是莫曉彌非莫知古人所論律曆也講求修改容可已耶要之曆法之所以易于差忒者以宿度之未真而宿度之未真以天運之不齊也

故閏法立則歲時之氣候齊矣歲差立則七政之纏度明矣然天運之可驗者莫顯于日月之交食而交食之不爽又繫乎朔望之有定故定朔立則交食之時日不紊矣交會准則天運之先後可驗矣治曆之所當講求者亦何以出此乎雖然占天之書 國法所禁而治曆之科徵募未廣以欽若敬授之典悉揭而昇之二三疇人其事則重其學則末此歐楊氏所慨嘆也說者謂宜博加延訪自世業子弟以至章澤布衣及儒生究心天人之學者如漢人署職課候覈其中否以為上下又如魏人命高堂隆等推校天文更相劾奏候其積有勞勩隨以顯陟則術業寢興人心競奮庶幾有深明曆理如楊雄善立差法如邵雍沉潛智巧如許衡郭守敬者以應其求以善其事而于敬天勤民之務未必無少補矣

皇朝鄭繼之上言曆法及日月交食分數

正德十三年夏五月己亥朔日食起復弗合日官周濂請驗交食以  
以更曆元禮部員外郎鄭繼之上言曰歲差之法虞喜五十年差  
一度久而驗之弗合也何承天以百年劉焯以七十五年僧一行  
以八十三年久而驗之又弗合也許衡王恂郭守敬以六十六年  
有奇以密矣今據其法步之又弗合也且如定歲之法積四期餘  
日而分日加于四期故二至之時祇存絲忽此所宜定也又如定  
日之法日有百刻而變為九百四十畫以氣朔有不盡之數故也  
凡月三十日而二氣盈四百十一畫二十五秒朔虛四百四十一  
畫積盈虛之數以成閏故定期必視四百四十一畫前後為朧朧  
朧疾貌朧縮貌已註見前日月交食惟日食為難定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  
別無四時損益蓋月小閏虛大月入閏虛而實故八方所見同也  
日為月所掩而食蓋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異

四時月有九道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同矣如北方食既南才半虧  
南方食既北方半虧故食之時刻分秒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  
準也今按交食以更曆元必時分刻刻分分分秒至精至密及  
至于半秒難分之所此又所宜定也不然差之半秒積以歲月則  
躔躔次離麗也朧朧皆不合原筭矣

### 皇朝華湘上言歲差

嘉靖三年五星聚營室

五星之聚有福有禍視君德政教懸何如

有華湘者以光祿少

卿嘗欽天監事因上言治曆事大畧云杜預曰陰陽之運隨動而  
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夫所以差者由天周有餘日周不足也天  
周有餘則天常平運而舒日周不足則日常內轉而縮天日之差  
于中星驗焉堯之冬至初昏郊中而日在虛七度北方今之冬至  
初昏室中而在箕三度東方計今去堯未四千年而差五十度矣

所以赤道考之勝國至元年辛巳改曆天正冬至赤道歲差一度  
五十秒今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矣且據授時曆法每歲差  
一分五十秒約七十年差一度今合差三度餘矣年愈遠而數愈  
盈然則治曆者可不隨時修改以求合于天哉 附曆書所疑震  
澤長語曰曆書有白黑綠碧黃赤紫者何也曰此河圖數也河圖  
之數戴九履一一為白九為紫也左三右七三為綠七為赤二四  
為肩二黑四碧六八為足白故陰陽家一六八為白二黑三綠四  
碧五黃七赤九紫

五行休咎

唐史五行志序曰萬物盈于天地之間而其為物最大且多者有  
五一日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其用于人也非此五物  
不能以為生闕一不可是以聖王重焉五物者見象于天為五星

分位于地為五方行于四時為五德寓于人為五常播于音律為  
五聲發于文章為五色總其精氣之用謂之五行自三代之後數  
術之士興而為災異之學者務極其說至舉天地萬物動植無大  
小皆推其類而附之于五物由五行之屬蓋王者之有天下也順  
天地以治人而取材于萬物以足用若政得其道而取不過度則  
天地順成萬物茂盛而民以安樂謂之至治若政失其道用物傷  
天民被其害而愁苦則天地之氣沴三光錯行陰陽寒暑失節以  
為水旱蝗螟風電雷火山崩水溢泉竭雪霜不時雨非其物或發  
為氣露虹蜺光怪之類此天地災異之大者皆生于亂政而考其  
所發驗以人事往往近其所失而以類至然時有推之不能合者  
豈非天地之大有不可知者耶夫君子之畏天也見物有反常而  
為變者失其本性則思有所致而為之戒懼雖微不敢忽而已至

為災異之學者莫不指事以為應及其難合則旁引曲取而遷就

其說蓋自漢興董仲舒劉向漢五行志曰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劉向治梁春秋數

其禍福傳以洪範與解錯與其子歆之徒皆以春秋洪範為學而夫聖人之本

意至其不通也父子之言自相戾可勝嘆哉昔者箕子為武王陳

洪範條其事為九類別其說為九章謂之九疇考其說不相附屬

而向為五行傳乃取其五事自極庶證附于五行以為八事皆屬

五行至于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附至俾洪範之

書失其倫理矣

老泉蘇氏曰五行含羅九疇者也五事檢御五行者也皇極裁節

五事者也今夫皇極之建也貌必恭恭作肅言必從從作艾視必

明明作哲聰必聰聰作謀思必睿睿作聖如此則五行得其性兩

暘燠寒風皆時而五福應矣若夫皇極之不建也貌不恭厥咎狂

言不從厥咎僭視不明厥咎豫聰不聰厥咎急思不睿厥咎蒙如

此則五行失其性兩暘燠寒風皆失常而六極應矣歆向之惑始

於福極分應五事遂強為之說故其失寢廣焉 鄭夾淶曰萬物

之理不離五行而五行之理其變無方離固為火矣而離中有水

坎固為水矣而坎中有火安得盡以秋大水為五行之應成周宣

榭火為火行之應乎况周得水德而有赤鳥之祥漢得火得而有

黃龍之瑞此理又何如邪豈得晉厲公一視之遠周單公一言之

徐而關于五行之休乎又豈以晉申生一衣之偏鄭子臧一冠之

異而能關于五行之沴乎如是則五行之繩人甚於三尺矣又曰

春秋雖三王之亂世猶治于漢唐之盛時何也春秋二百四十二

年而日食三十六唐三百年而日食過百舉春秋地震五漢和乎

中積二十一日而地百二十四動舉春秋大水者八後漢延平中

一月之間郡國三十六大水其他小小災異則二百四十年之事不及後世一年也如李梅冬實鸚鵡來巢之類在後世不勝書使春秋之人而親見後世事豈但慟哭流涕已哉

### 五行德運

鄒衍終始之說主于相勝謂周以火克商商以金克夏劉向子毋之說謂夏以金生商商以水生周較而觀之向之言近是而衍之言為非然其拘泥不通遷就不合皆足以來歐楊子之譏者歐楊子曰五行之運以休王為興衰此特曆官術家之事而謂帝王必乘五運者妄也彼程正叔知道者也亦謂唐用土德少河患宋用火德多火災豈記者之誤且

### 災祥

後唐唐澄上疏曰雉升鼎而桑穀生朝不能止殷宗之盛神馬

長嘶而玉龜告兆不能延晉祚之長是知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三辰失行小人訛言山崩川竭蝨賊傷禾不足懼賢人藏匿四民遷業上下相徇廉耻遁喪毀譽亂真直言茂聞深可畏不足懼者願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修而靡忒

馬氏端臨曰妖祥之說未易言也治世則鳳凰見故有虞之時有來儀之祥然漢桓帝元嘉之初靈帝光和之際鳳凰亦屢見矣而桓靈非治安之時也誅殺過當其應為恒寒故秦始皇時有四月雨雪之異然漢文帝之四年亦以三月雨雪矣而文帝非淫刑之主也斬蛇夜哭在秦則為妖在漢則為祥而槩謂龍蛇之孽可乎僵樹虫文在漢昭帝則為妖在宣帝則為祥而槩謂之木不曲直可乎前史於此類不得其說於是穿鑿傳會強求證應亦深有所不通矣

災祥總論

夫可以警人而使之惕然者災也可以悅人而使之侈然者瑞也故孔子作春秋志災不志瑞而其志災也若定公之雉門兩觀災襄公之六鷁退飛皆據事直書未嘗著事應也自左氏傳春秋於十二公之間一有天變必推證驗如玄冥實沉則曰應在宋如黃熊之夢則曰鯀為妖凡其言皆必示天之威然一有不應則人君之心怠矣故襄天之威者左氏也是故漢儒劉歆仲舒之徒或采春秋以附時事或析福極以配五行皆未免旁引曲證而失之鑿願以啟人主不足信之疑如歐楊氏鄭夾漈之論則又以四靈為非瑞以五行為妖妄亦未免矯枉過正而失之疎適以導人臣不足畏之佞不知天人之際未易言也稱洪範庶徵則堯湯有水旱之災稱禮運四靈則五代多麟鳳龜龍之屬不可以一端求也故

因災而懼則雖有其變而無其應如高宗之雉雖是已弗克畏天則殃咎從之而反得其常者君子以為異如魯宣之大有年是已然則靖天之道亦存乎君臣之敬畏警戒何如耳虞稱儀鳳而救天之歌慨慨乎時幾之勅周載嘉禾而無逸之訓惓惓乎稼穡之艱臯陶謨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明者顯其善畏者威其惡敬哉有土補也言天人一理敬乎民即所以敬乎天也伊尹曰常厥德保厥位惟吉凶不僭差也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言天之禍福一視乎人修其德即所以應乎天也嗚呼災祥之說盡之矣參

策學

災異

夫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動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呼天振風襲於齊臺衛生為

秦畫長平之策太白蝕卯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精之所變  
如影響之應形聲以為寥邈曠遠而無所徵證者非也然徵人事  
則其迹拘歸氣數則其修怠災沴之來雖盛世不能無要其所以  
備預消弭之者固自有道也易之震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書之胤征曰先王克謹天戒故泮水警予桑林責已雖堯湯之聖  
曷常不修德以回天哉周禮保章氏掌五物事也以詔救政訪叙事  
而吳氏徵以為政有國之本詔故政于上則人君知修省之道事  
者有司之職訪叙事于下則人臣知戒警之意然所謂修戒者總  
之有五平居而先修厥德者豫也臨事而克正厥事者晷也修此  
二者而弭災之本立矣惡聞其名者諱也蔑視其事者玩也矯異  
以為福者誣也戒此三者而弭災之念誠矣又安有五行不順五  
也不協而五福不斂者哉

